

第一节 双久回来了

小金劝不回双元和多尔，又难受又气愤，又找到了阿旺。两人到快餐店去吃快餐。小金很不快活，也没什么胃口。阿旺在旁边说：“.....你再劝劝他嘛.....”小金说：“我还要怎么劝？去了三趟了，好话说尽，底子掉干净了，他死活也不回家。”阿旺说：“来师傅是挺倔的.....”小金说：“老实人倔起来，你还真拿他没办法。”

阿旺想起那天在广场上的情景觉得有点害怕，说：“不过，他那个妹妹也太凶了，简直是个母老虎！”

小金一听有人帮着自己说，于是来了精神，数落道：“那天你看见了吧，不是你亲眼看见你相信吗？而且肯定是她给双元下的‘药’，搞得双元和孩子都不听我的，搞得我成了一个有老公有儿子的孤老.....”

阿旺安慰道：“那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.....先等来师傅的身体好点再说吧。”

小金说：“你说得轻松，搞的不好他会跟我离婚的。”

阿旺说：“你以为离婚很容易啊？我跟我老婆整天吵架，离婚就挂在嘴上，还不是没离成！现在哪家不是凑合着过。”

小金奇怪了：“你们有什么好吵的？”

阿旺埋怨道：“还不是死脑筋，你不管干什么，她都说有风险，最好坐在家里看电视才安全，你说我怎么可能像她说的那样每天打坐，我不在外面跑，哪儿来的发财机会？”

小金说：“那她真是跟我们家双元一样，不管多差的工都要叫我去找一份打，然后在家做饭洗衣服，我真是受够了！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投机。从此后，两人更是打得火热，一块炒股一块跳舞，行影不离。小金这样的女人，太容易被阿旺这样的男人钓上钩了。阿旺总能找到一些事情让小金替他做，几句话就能把小金说得甘心情愿地做糊涂事情。

没过两天，两人又来到一间快餐厅，正喝着饮料，阿旺从包里拿出一大瓶药，放在桌上。小金看着那瓶药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阿旺说：“好事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这是一瓶保健药，150元。”小金咋舌道：“这么贵？”

阿旺说：“你听我说嘛，问题不是这瓶药贵不贵，而是这150元算3股，平均50元钱一股，3个月分一次红，百分之二十的回报率，这么便宜的事你到哪儿找去？”

小金问道：“那这药怎么办？”

阿旺说：“能推销给别人当然最好，反正是保健药，吃了只有好处，实在不行就留着自己吃呗，男人壮阳，女人养颜。”

小金怀疑地说：“你说的这家公司可不可靠？”

阿旺说：“我朋友开的，别提多可靠了，办公楼就在市中心，好多人想入股他还不干呢，怕传开了有人找他麻烦，毕竟是变相集资嘛。”

小金问：“那你买了多少股？”

阿旺说：“保险起见，我先买了12股。”

小金心动了：“.....那我就先来6股吧。”

阿旺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，你先别忙着买，感觉一下再说.....”

小金在和阿旺打得火热的当儿，也没有忘记催双元回家，可是双元却怎么也不肯。她刚又给双元打电话要他回来，可是双元还是坚决不肯。小金挂上听筒，坐在一旁生闷气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小金去开门，出现在她面前的是阿旺。阿旺看小金的脸色不对，一边进屋一边说：“又怎么了？”小金气冲冲地说：“.....给那个死鬼打电话，越求他他还越来劲儿！”

阿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算了，你至少是眼不见，心不烦，我呢，老婆穷叨叨不说，还把我给赶出来了.....”

小金坐到阿旺身边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阿旺：“上回跟你说的集资股，我比你先入了一段时间，这两天就分了红，我觉得这还真是一条财路，就把存折里的钱都拿去入了股，她发现存折里没钱了，就跟我吵呗.....”

小金说：“她慢 想总还能想过来，你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总没错，你说我这叫什么日子？白天出门一个人，晚上回家一个，心里真是空落落的.....”说着说着，突然哭了起来。

阿旺安慰说：“哎，哎，你别哭嘛.....”小金却越想越伤心，干脆伏在阿旺的身上哭起来。阿旺也顺势抱住了小金，暧昧地说：“别伤心了，还有我呢.....”

这一抱把小金的感觉抱出来了。夜里，小金亲自下厨做了面条，两人一起吃。阿旺吃着面条说：“嗯，真香.....”小金声音娇媚地说：“香就多吃点。”阿旺说：“何止多吃，我今天晚上不走了。”

小金嗔道：“不要胡说啊.....”

阿旺说：“什么胡说？你看我天天跟你在一起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你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天见不到你我就觉得不对劲儿.....”

小金有点心动，飞来一个媚眼说：“谁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.....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跟你玩什么一夜情。”

阿旺骨头轻了，走过来抱住小金，说：“谁跟你玩一夜情，那是年轻人的把戏.....咱们两个人都离婚，然后在一块过，你敢不敢？”

小金一扬头，说：“我有什么不敢的.....”阿旺已经用热吻堵住了她的嘴。

报社编辑部里，人们都在忙碌着。疯子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报纸。主任也在看报纸，感慨说：“好文章啊！这样的头条报道你们怎么就搞不到呢？”一个编辑问：

“主任，你说的是哪篇文章啊？”主任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，说：“还有哪篇我会说好，就是这篇啊，《当科学工作者失去灵魂》。”

疯子看的也正是这篇文章。另一个编辑不以为然，抖着报纸，说：“如果我第一时间知道这一消息，也能有特殊的关系采访到丛柯，我的文章肯定比这篇写的精彩...”有人说：“又开始吹了...”刚才那个编辑说：“不是我吹，你看丛柯为了把别人的女朋友搞到手，不惜在别人的饮料里下毒这件事，就可以好好渲染一下嘛。”前一个编辑说：“还要怎么渲染，足足写了一个章节...我倒是觉得他的童年阴影可以写得更充分一些...”

主任训斥道：“全是马后炮！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，第一时间采访到丛柯呢？你们到底是怎么跑新闻的？”

这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。

疯子看着报纸，却没有注意到编辑部里的谈话，只是吃惊异常地自语道：“真是没有想到...”

晚上的时候，疯子在酒吧里把丛柯为了抢到晓燕，如何在和双久等人曾经一起出去玩时在双久的饮料里下毒，致使双久在不知不觉之间染上毒瘾的事情告诉了白梦。白梦看过了这篇报道，想起自己曾经也怀疑过丛柯，而疯子当时却怎么也不信，说：“...我说什么来着？”

疯子摇头说：“丛柯是这样的人，太让人吃惊了...”

白梦说：“你能不能换个词？你从坐下来开始，已经说了十二个吃惊了，整整一打！”

疯子还是感慨着说：“真想不到他会双久下这样的毒手。”

白梦说：“我当然也想不到，但是我直觉他这个人地不地道，知道双久和他打交道一定会吃亏，可没有想到这个亏会吃得这么大。我从一开始看丛柯对晓燕就不怀好意，也提醒过双久，可双久被这个家伙骗得团团转，根本没在意。不过能用这么狠毒的办法对付情敌，就算我这个大作家，也想像不到啊。”

疯子问：“不知晓燕怎么样了？”

白梦说：“还能怎么样？女人永远是这种事的牺牲品。”

疯子说：“你直觉一下嘛。”

白梦做思考状，说：“我估计她会回到双久的身边...”

疯子一听，不觉手抖了一下，饮料洒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疯子来到戒毒所看望双久。到了接待室，这里人很多，依旧是戒毒人员与家人的悲喜剧，有人痛哭流涕，有人大吃大喝，有人喋喋不休地劝说，同样也有人收到香蕉。疯子寻找地看，却突然愣住了：双久和晓燕相对而坐，双久正在给晓燕擦眼泪。疯子呆呆地站住了，片刻之后，她转身慢慢地走了。

出了戒毒所，疯子一个人站在桥上，看到身边是匆匆而过的人们和南来北往的车辆。她的心情失落极了。

双久终于基本康复，戒掉毒瘾可以回家了。他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走出戒毒所，接他的是双扬和买菜的农夫车。姐弟俩见面后，激动地相拥在一起，两人的眼眶都湿了。双扬放开双久后，双久看了看，问：“疯子怎么没来？”双扬说：“她说她今天有事，叫我来接你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...”

双久感慨道：“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疯子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放弃...”

双扬也说：“谁说不是呢，我现在就把她当成自己家的人。”

两人上了车，坐在后排，亲人相见，异常激动和亲切，两人始终手拉着手。双扬说：“你大哥现在在家里住，你就先住你二姐的房吧。”双久问：“那我二姐到哪儿去了？”

双扬叹气道：“你回去以后就知道了...”

双久感觉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好像发生了不少事情，急忙问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双扬说：“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发生了太多的事了...”

一到吉庆街，双久就看见了新久久饭店，立刻明白了事情真相。双扬告诉他的一切变化都让他一时间无法消化。傍晚的时候，双久坐在老久久饭店临窗的座位上，隔窗看着对面街上灯火通明的新久久饭店。坐在他对面的双扬什么都没说。

白梦走过来打破了沉默：“嗨！”双久先是一惊，马上跳起来，说：“你这家伙！总算来了。”白梦看了看座上的人，问：“疯子呢？怎么她还没来？”双久开玩笑说：“问你啊，她不是你的人吗？”白梦说：“她说她从报社直接来嘛...”

双扬说：“你们边聊边等，我给你们准备几样好菜。”说着起身离去。白梦对着双扬的背影说：“还有啤酒。”

这时，疯子出现在饭店的门口，若无其事地走向双久和白梦。看人都到齐了，双久就张罗着开吃。双扬在夜摊上平静地卖着鸭脖子，并不时地往窗户里看，看到双久、白梦、疯子一边吃喝，一边热火朝天地聊着，她的内心无比快慰。

白梦和疯子都离开之后，双久来到双扬卖鸭脖子的档口，帮着双扬收钱。等到差不多没客人的时候，两个人并排坐了下来。双扬看夜已经很深了，说：“...要不你先回家去睡觉吧。”双久笑：“我在里面把觉都睡完了。”

双扬看着失而复得的双久，也不愿他离开，说：“那你就陪我坐会儿...以后千万别干没脑子的事了，那个什么丛柯，真把你给害惨了...”

双久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姐...晓燕去找过我了...”

双扬说：“你还想跟她好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听白梦说，她不但跟丛柯定了婚，他们还同居了好长一段时间。”

双久不好受，说：“她跟我说了，她说她对不起我...”

双扬说：“这是一声对不起就能了结的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...”

“我真不敢想，如果没有疯子，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这个饭馆还存不存在？即便是丛柯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，晓燕她还会不会来找你？”

双久心里还是想着晓燕，说：“我是非常感谢疯子，可是晓燕也是无辜的呀，她根本就不知道丛柯是一个这么阴险的人。”

双扬感慨说：“你总说感谢疯子... 我刚才看见你们聊得那么高兴，我就想，你为什么不能跟疯子好呢？你们挺合得来的，而且她也是一个真心对你好的女孩儿，记者这个工作也很体面，她还能帮助多尔复习功课...”

双久从没有往那方面想过，说：“你瞧你都说哪儿去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双扬干脆地说：“怎么不可能？不就是一个户口的问题吗？我一定能想办法帮她解决。”

“什么户口不户口的，我跟她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，也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...”

“那怕什么？现在开始也不迟啊。”

双久只好拿出白梦来挡驾，说：“而且白梦盯她盯得很紧。”

双扬什么都看在眼里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她不会跟白梦好的，要好早就好了，哪儿还会等到现在？”

双久说：“不是这么回事，姐，你不懂...”

双扬说：“我不懂？我什么没见过？我不懂...”

凌晨，双扬和双久就到农贸批发市场里买菜。正巧在买家禽的地方，他们远远地看到双瑗在挑选土产鸡。双扬和双久互望了一眼，双扬没有反对双久去跟双瑗打招呼，于是双久一个人走到双瑗身边，喊了声：“二姐。”双瑗见到双久，愣了一下，欣喜若狂地叫起来：“双久，怎么是你！”说着上前拉住双久的手。双久也很激动，哽咽着说：“是我，我从... 里面出来了...”

双瑗连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...”好像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又不知说什么好。

双久问：“二姐，你晚上有空吗？”

双瑗连说：“有空，有空，你到店里来找我，我给你做好吃的... 你爱吃什么？我现在就给你买。”

双久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吃什么都行...”

双瑗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一定得好妹庆祝一下...”

晚上，双瑗把双久安排在新久久饭店的一间小包房里。双久坐在桌前，看着桌上摆齐的酒菜，等着双瑗忙完进来和他一起吃饭。小包房的门被推开，双久以为是双瑗，正要起身相迎，却看到进来的是端着凉拌肚丝的九妹。两人都愣住了。九妹又惊又喜：“双久，你... 你回来了...”

双久冷淡地说：“我不仅回来了，而且还听说了你的光辉事迹。”

九妹一时语塞：“我...”

双久说：“九妹，你真让我开眼啊，别人都跟我说农村人朴实，你可真够朴实的，扬扬对你那么好，你却背叛了她，你这么做晚上能睡着觉吗？”

九妹委屈地说：“可是她让我嫁给了张驰...”

双久质问道：“是她用枪逼着你结婚的吗？张驰有病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可你想在城里落地生根，这是你想清楚以后自己做的决定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”

九妹还想解释，双瑗出现在门口，九妹转身哭着跑掉了。双瑗看着九妹可怜的背影，说：“... 你就不要再埋怨她，她够倒霉的了...”双久突然有些激愤，不觉提高了嗓门，说：“我不想埋怨任何人，可是二姐，你们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姐了！”

双瑗辛酸地说：“双久，我知道人要活一个骨气，可是骨气到底不能当饭吃，洪涛背着我跟人生了孩子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这个世界是没有道德法庭的，我不要这个饭店，就为争一口气拖累大姐一辈子！我们两个人烦她烦得还不够吗？你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质问我，可是当你在戒毒所的帐单一张一张像雪片似的飞来的时候，我看见大姐从早忙到晚的情景，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别说是输掉一口气，如果我年轻十岁，我就去当三陪！我不愿意看着她一个人活活累死...”

双久一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双瑗难过不已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...”

双久这才说：“... 你说的话当然有道理，可是那个女人的目的是很险恶的，她让你们姐妹反目，离心离德，一条街上相距几米远，就有两个久久饭店，这只能分薄我们的客人，使我们陷入恶性竞争，最终搞垮我们，这就是她的目的！我才不相信她是真的感到愧疚，真的给你什么补偿，她就是希望我们成为吉庆街上人们茶余饭后的大笑话！”

双瑗说：“可是竞争并没有使我们陷入绝境，相反还给两个饭店带来了活力，我们的小吃在美食节上都获了奖...”

双久说：“二姐，我要怎么说你才明白...”

九妹被双久一顿抢白和质问之后，心情糟透了，晚上回到家里，蒙头就睡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懒得起来。张所长、老伴和张驰坐在餐桌前正要吃早饭。老伴问：“九妹还没起？”张驰温和地说：“叫她多睡会儿吧，她昨晚加班...”

张所长深为不满：“一天到晚加班，奖金又没多多少，有什么好加的。”

张驰说：“那总得把工作做好吧，要是你的部下，你还不是希望他们天天加班。”

张所长笑了，说：“你还挺向着你媳妇的嘛！”

张驰说：“... 她对我不错，爸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你答应给九妹办户口的事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是九妹让你来问的吧...”

张驰赶紧说：“不是不是.....”

张所长瞪着儿子，说：“什么不是，你还骗得了我？”

九妹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听着外面的对话。只听张所长接着说：“.....我的傻儿子，给她办上户口，她不就飞了！”张驰说：“不会的，她绝对不会的，她向我发过誓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既然她这么死心塌地地跟你过日子，早一天晚一天的急什么？”

张驰说：“那心情总还是不一样嘛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那好，你跟她说，只要你们生了孩子，我立刻就给她办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张驰很老实地说：“这样做太过分了吧.....”

张所长说：“有什么过分的，别以为你能拴得住她的心，有了孩子，她才能真正把心留在这个家里。”

张所长老伴招呼说：“你们小声点行不行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她肯定在听，这丫头精着呢！”

九妹闭上眼睛，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二节 疯子的心事

疯子是个内向的女孩子，但是她很成熟，懂得把自己的感情深藏在心底，不让它搅乱别人和自己。她爱着双久，也知道双久心里只有晓燕，她的心里不好受，但她很理智，仍然象没事似的工作和生活着。

疯子在自己房间里的电脑前赶稿子，听见有人敲门，跑去开门，见是双久。双久问：“写稿呢.....”疯子说：“赶一篇稿，快完了.....没事，你进来吧。”

双久进屋坐下，搓着手指，说：“.....疯子.....我想求你点事.....”

疯子看他这个样子，说：“说吧，什么事把你难成这样？”

双久犹豫了好一阵才说：“.....我想让你找晓燕谈一谈。”

疯子心里难受起来，说：“你不是说她到戒毒所找过你吗.....还有什么不能谈的？”

双久低下头，说：“那次她来找我的目的，就是看了报纸，知道是从柯把我害成这样的，觉得特别对不起我.....可是后来我再找她，她就不见我了.....”

疯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双久的语气沉重：“.....她说她不能原谅她自己.....”

疯子掩饰着自己的情绪，说：“你想让我跟她说什么？”

双久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想来想去，心里还是放不下她.....可能你觉得我没出息，可是.....”

疯子一听，内心十分痛苦，但强做出没事的样子，说：“你干嘛不叫白梦去说，你也知道他能把死人说满街跑。我反而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.....”

双久说：“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白梦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.....当然这么说也太过分了.....”说着又看看疯子，生怕得罪了她。

疯子冷冷地说：“没什么过分的。”

双久以为疯子因为他说白梦坏话生气了，又解释说：“我只是想说，他如果乱说一气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。”

疯子看着双久殷切的目光，无奈，说：“.....好吧，我去.....”

双久激动不已一下把疯子抱起来：“我就知道你会答应！你真是我的福星！”

疯子哭笑不得，这是第一次与双久这么接近，脸都红了。

疯子要扮演的角色是每一个处在她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很难接受的，但是疯子毕竟是疯子，她心里不管怎么难受，还是会认真地去完成这件事情。

自从丛柯出事之后，晓燕离开了实验室，来到天堂鸟歌舞厅推销红酒。

晚上，天堂鸟歌舞厅的霓虹灯热闹地闪烁着，门口的女迎宾分外妖娆地向过往的人抛媚眼。歌舞厅里，布置很有品位，人也很多，有的聊天，有的起舞，也有的闲坐着。雷晓燕双手捧着红酒，始终保持着微笑在为顾客服务。下班之后，晓燕换下工装，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出了歌舞厅。她脸上的微笑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，神情非常忧郁。正要回家，晓燕听到有人叫她，回头一看，是疯子，有点奇怪，说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疯子说：“我来找你的，在门口等半天了……”

晓燕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疯子说：“我刚才去你家了，你妈告诉我的……”

晓燕埋怨道：“跟她讲了叫她不要乱说的……”

疯子说：“晓燕，你不是连我都不想见了么？”

晓燕说：“不是不想见，可是见了面说什么……”

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聊。疯子告诉了晓燕双久还想着她，晓燕难过而羞愧地说：“……我真的是没办法原谅自己，我害了他，现在又回到他身边去……我算什么呢？这样对双久也不公平……”疯子冷静地说：“从道理上讲是这么回事，可是最重要的是，你还爱双久吗？还是你真正地爱上了丛柯，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人，爱是另一回事。”

晓燕心乱如麻：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……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呆一段时间。”

疯子说得很艰难：“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双久，他是……真正爱你的……他说，无论发生过什么情况，他都愿意跟你在一起……”

晓燕感激地看着疯子，说：“疯子，你真是一个好人，双久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……那时我是他的女朋友，都放弃他了，我真正没脸见的是你……”

疯子奇怪地说：“晓燕，你怎么说起这个来了……”

晓燕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对我越好，越宽容，我心里越不好受……你们为什么不骂我？你们应该指责我才对！”

疯子无奈而羡慕地说：“……所以说，双久对你，是真正的爱……”

晓燕最后说：“……如果是他叫你来的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们俩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。”

双久又回到了图书批发街，他与人合开的一个门市还在经营着。双久的生活又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

合伙人在高高的梯子上擦书，双久往上递，两人干得满头是汗。这时候，电话铃响了，双久接起电话来，说：“喂……什么，要《一级隐私》，多少本？二百？行，下午来吧……什么什么，三折？我操大爷的，你以为是卖废纸啊，最低最低六五折，我这不是没人要的书！就这么着……”生气地放下了电话。

合伙人问：“谁这么损啊？”

双久说：“老杨呗，真不懂事。”

双久看生意不好做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想在白梦身上打主意。他又来到白梦家。

白梦正在家里又剪又贴，忙得不易乐乎。双久一见白梦，嘴上象抹了蜜，说：“你在这儿干嘛呢，我的亲哥哥。”

白梦笑道：“你说我能干嘛？给人攒一本书，全是些鬼故事，怎么吓人怎么来呗。”

双久说：“你先停一停，我跟你说点事。”

白梦说：“说吧，什么也不耽误。”一边说着一边接着剪报纸。

双久说：“你在报纸上连载的那个《黑手》不是完了吗？老有人来打听有没有这本书，我想把这本书出出来得了。”

白梦说：“那你得去问疯子。”

双久奇怪了：“我问她干嘛呀？”

白梦说：“我没告诉过你呀？后面三分之二都是她给我续的……”

双久还是没搞懂：“什么意思？我没明白。”

白梦说：“这还不明白？就是用我一名儿，文章大部分都是她写的。”

双久明白过来：“我说呢，你的书也没那么受欢迎啊。”

白梦想了想，说：“我看这样，出书的时候用我和她两个人的名字，她知道了，一定深受感动……”

双久笑着说：“然后投入了你的怀抱。”

白梦深为得意，说：“要不说最了解我的人是你呢。”

疯子告诉双久自己找过晓燕后，双久得知晓燕在天堂鸟歌舞厅，非常想去见她，但又不太敢单独去，于是约上疯子和白梦，一起来到歌舞厅。白梦声情并茂地唱着卡拉OK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。双久和疯子坐在下面喝饮料。双久对疯子说：“他这可是唱给你听的……”

疯子面无表情地喝着饮料，也不说话。双久心里想着别的事，环视四周，问：“……你说晓燕在这里，怎么没有人啊……”

疯子一听，也四处看看，的确没有晓燕的身影。

其实，晓燕这天在歌舞厅里。她很早就看见了双久，可是她回避了。为了不让双久找到自己，晓燕称病向领班请了假，回到家里。晓燕的母亲正在边看电视边做家务，看到晓燕回来，问：“晓燕？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晓燕没说话，进了自己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晓燕的母亲看到她的情绪不对，好不容易敲开晓燕的门。晓燕无奈，只好告诉母亲双久又来找她。母亲想了想，问道：“既然他这么痴情，你又何必不见他呢？”

晓燕说：“我心里乱糟糟的，毕竟我跟丛柯是定了婚的，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

了.....”

母亲大惊，道：“你还想着他？怎么判他这都是死罪！傻孩子，你赶紧面对现实吧.....难得双久他不嫌弃你，将来别管碰上什么样的人，都不可能不在乎你和丛柯的事，他上了电视，上了报纸，想瞒都瞒不住。”

晓燕难过地说：“可我欠双久的太多了，跟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负罪感.....”

母亲叹了口气。

晓燕想着双久，但心中又放不下丛柯。她来到看守所探望丛柯。在单人接待室里，晓燕坐在桌子的一侧，警卫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。身穿囚衣、剃着平头的丛柯走了进来，坐在晓燕对面，一见晓燕，丛柯惊喜激动不已：“你能来，我感到特别意外.....”

晓燕有些冷淡，说：“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你欺骗了我，你害了双久，也害了你自己.....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.....”

丛柯低下头：“我知道你是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。”

晓燕说：“是管教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说你想见我。”

丛柯抬起头，脸色刷白，说：“对，特别地想见你.....我的案子判下来了，死刑。”

晓燕听了，完全愣住了，眼泪刷的流出来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丛柯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好半天，丛柯才低声说：“.....我没有提出上诉.....”

晓燕哽咽着说：“.....丛柯，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？为什么？就算你加害于双久是为了我，可是我向你提出过什么非分的要求吗？”

丛柯说：“不是你的问题.....这个社会绝不会给穷人什么好脸色。”

晓燕哭得泣不成声：“丛柯，你把我们两个人都给.....”

丛柯神色黯然，说：“.....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唯一一个对我最好的女人.....我叫你来，没有任何事，只是想最后看你一眼.....”

晓燕默默流泪说：“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”

晓燕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，觉得一切都变了，而自己又是那样的孤单和无助。

傍晚的街道上，一对对的情侣或有说有笑或亲密无间地来来往往。晓燕一个人在街上走着，感觉心情分外凄清。

到了天堂鸟歌舞厅，晓燕走进更衣室，已有人在换工装了。晓燕一眼就看见两大排椅子上放着的一大束玫瑰。大伙都在议论这束花：“真是太漂亮了.....”“刚拿来的时候还带着露水呢。”“那也是人工的，现在又不是早上。”“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...”“本来就是人工雨露，现在什么不是人工的？眼泪、处女膜...”“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鲜花。”“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恋爱过...”“好像你

恋爱过似的... ”

晓燕的眼前出现双久送给她玫瑰时的情景：双久口中的玫瑰花瓣，两人热恋时的深吻，双久在戒毒所时给她擦眼泪...

晓燕失声问：“这是... ”

一个同伴说：“这是晓雪的男朋友送给她的。

另一个人马上说：“晓雪真幸福，人还在上班的路上，鲜花都在这里等着她了”

晓燕一脸落寞的神情，呆呆地看着玫瑰花。

那天晚上双久没有在歌舞厅找到晓燕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但他把出版《黑手》的事情和白梦及疯子敲定了。从歌舞厅出来，他们三人并排着走在人行道上。双久说：“那出书的事就这么定了... ”

疯子说：“我想了老半天，觉得《黑手》这个名字不好，别人还以为是写黑社会的呢，其实完全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故事。”

白梦说：“那就叫《股市狂潮》吧。”

疯子摇头说：“不好。”

双久说：“我也觉得不好，还不如《黑手》呢。”

白梦想了想说：“最好跟女人挂上钩，好卖。”

疯子不屑地说：“你别这么恶俗好不好？”

白梦却无惭愧之色，说：“我这个人是大俗，所以深受读者的喜爱...”

疯子啐道：“呸！”

双久说：“你们俩怎么到一块儿就吵？”

白梦说：“这是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”

疯子急了：“放屁！”

双久故作严肃：“疯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不是呸就是放屁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白老师呢？”

白梦说：“总算还有人主持公道。”

疯子没理会他们，却说：“我想出一个好名字，叫《上帝之手》吧。”

双久重复说：“《上帝之手》？”

白梦叫了起来：“好名字，这真是一个好名字！我相信上帝之手一定能把我们牵到一块的。”

疯子白了他一眼。要是上帝真把她和白梦牵到一起，她肯定会把这个上帝杀了。她的心思是大大咧咧的双久看不出来的，但是瞒不了双扬。在双久戒毒期间，疯子所做的一切双扬全看在眼里，她对疯子也很是中意。

双扬在百货商店男装部给双久买茄克衫，把不同的茄克衫在他身上左比右比，好不容易才终于选中一件。双久看双扬连给他买衣服都这么不省心，说：“姐，你真是瞎操心。”

双扬说：“我不操心怎么办？你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。什么时候把你交到你媳妇手上，我才能放心。”

双久脸色一暗，说：“我去找过晓燕了，她不理我...”

双扬说：“她不理你是对的，我指的你媳妇不是她。”

双久问：“那是谁？”

双扬说：“你心里明白我说的是谁。”

双久觉得好笑，说：“莫名其妙。”

疯子下班回来，双久就把她找了去。双久看着疯子《黑手》连载的打印稿，赞口不绝：“疯子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，你写的文章，我一拿起来看就放不下手，怎么白老师写的，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...”

疯子说：“你别夸我了，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找我什么事？”

双久说：“封面设计出来了，你给瞧瞧...”疯子来到桌前，果然看见几张《上帝之手》的封面设计，疯子挑了挑，指着一张，说：“我觉得这个还不错...”

双久走过来：“你说哪个？”说着无意间把手搭在疯子肩上。但疯子敏感地意识到了，内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慌张。双久却浑然不觉，说：“白梦觉得这个好，我们怎么三个人三个意见啊？”

疯子都不会说话了：“... 其实哪个都行，我先回去了...”觉得自己难以自持，急忙想离去。

双久不解：“哎，哎，你急什么...”说着一把抓住疯子。

疯子回避着双久的眼睛，说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双久说：“我今天陪我大姐上街，她提醒我送你点东西，我看你的包实在是太破了，我就给你买了个包。”说着拿起床边的纸袋子递给疯子。

疯子打开纸袋，是一个挺不错的公文包，绿色帆布的底，黄色的皮边，很讨人喜欢。

双久问：“喜欢吗？”

疯子发自内心的点点头。

双久接着说：“我大姐说这个包太不女性了，可是我觉得挺适合你的...”

疯子说：“如果扬扬姐不提醒你，你也不会给我买。”

双久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那你提醒我呀，你喜欢什么，就告诉我。”

疯子说：“看你，跟大款似的...”

双久笑道：“快了，等我当了大款，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包装成一个大作家。”

疯子拿着包回了屋，把新包看了又看，还亲了一下，背在身上左看右看，一晚上都乐得不得了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三节 好兄弟

洪涛一直住在吕艳红的家里，两人就像夫妻一样，只是还差一个正式的婚礼而已。吕艳红是个商人，她做事总有很多的盘算，总是企图在一件简单的事情上还能获得另外的收获。

洪涛正坐在婴儿床边逗孩子，孩子微笑着看着他，让洪涛心里很是幸福。就在这时候，吕艳红在他的身后说了她拟订的婚礼举行地点，洪涛吃惊地抬起头：“...什么？在新久久饭店？”站在一旁的吕艳红擦着刚刚洗过的头发，说：“对，日子我也想好了，就在八月十五的晚上，兆头好，结婚纪念日也好记。”

洪涛说：“八月十五我没有意见，可是在新久久饭店不合适吧...”

吕艳红眼睛一斜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？”

洪涛说：“双瑗又没有惹过你，你干嘛要去刺激她呢？”

吕艳红讽刺道：“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啊，到现在还是替她着想。”

洪涛说：“我不是替她着想，而是替你着想，别人会觉得我们太过分的。”

吕艳红说：“有什么过分的，你们已经离了婚，不管你跟谁结婚都与她不相干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成心要气她，我就是要让她对面的来双扬看看，她闹了那么大一通，我们不是照样结婚了？”

洪涛实在不忍心这样对双瑗，说：“双瑗跟她分道扬镳，你的这口气不是出出来了么？何必搞得大家不自在？而且你又是追求豪华的人，我们在星级酒店办不是更体面？”

吕艳红武断而不容洪涛分说：“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的请帖都发下去了，也在新久久包了全场酒席，没跟双瑗点透，她还以为来了大生意呢。”

洪涛迟疑着说：“那我还是去跟她打个招呼吧？”

吕艳红眼睛一瞪：“你敢！”

洪涛怎么想怎么还是过意不去，最后还是把双瑗约了出来，在一家咖啡厅里见面。

双瑗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：“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事？”

洪涛心里一直还是觉得对不起双瑗，有些尴尬，说：“... 你最近好吗？”

双瑗淡档地说：“有什么好不不好的，还不就是这么过。”

洪涛看着双瑗，说：“我看你比以前瘦了，还是要多注意身体...”

双瑗心里一酸，赶紧说：“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”说着就要起身离开。

洪涛一看，赶紧说：“哎，你别急嘛... 八月十五的晚上是不是有人包了全部的酒席？”

双瑗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洪涛说：“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不要在场，去你爸爸那儿团圆就是了...”

双瑗说：“为什么？我经营的饭店，我干嘛要不在场？而且客人那么多，我们人手还不够呢...”

洪涛也不好解释，只得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？你就听我一句话，那天晚上该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别在店里呆着就行了，你听见没有？”说完起身离去。

双瑗看着洪涛的背影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禁自言自语道：“神经病！”

疯子下班回家，走进院子，看到双久无所事事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。疯子问他坐在这里干什么。双久说在等她。疯子心里一动，嘴上说：“又瞎说。”双久站起来，认真地说：“真的等你，今天我是倒霉透了，跑了四五家印刷厂，都是以前的老关系，可是他们可能都知道我犯过事，全都不肯给我赊帐印刷，以前都是卖完书再跟他们分帐，现在他们不见钱不开机... 可我一下子哪儿拿得出那么多印刷费啊！”

疯子为双久着急，说：“那你想怎么办？”双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问疯子他们报社的印刷厂能不能通融通融。疯子想想说：“那我也只能陪你去问一问...” 双久高兴了：“当然当然，太谢谢你了，今晚我请你吃饭吧。”

疯子一听能和双久独处，很是高兴地说：“好啊。”双久很自然地又要约白梦出来，这让疯子的兴致顿减：“那我就不吃了。”双久本来正要回屋打电话，一听

这话，停住了，问：“怎么回事你？”疯子这才说：“你一点诚意也没有，到底是你请还是他请？”双久一听，觉得也有道理，说：“好汉汉，我们这就走。”

两人来到一家朝鲜餐馆吃火锅面条。双久和疯子等着面条煮熟，一边聊着。双久说：“就这么一锅面，还老也不熟，再要点别的吧。”疯子说：“你看里面有肉有菜有汤的，不是挺好吗？两个人也够了。”

双久看着疯子说：“我看你是为了给我省钱...”

疯子说：“省钱有什么不好，现在咱们连印刷费都没有，大吃大喝就太不像话了。”

双久一听，很高兴，说：“疯子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！”

疯子不快地说：“谁是你的好兄弟。”

双久还是不明白疯子的心思，说：“好汉汉，我忽略了你的性别，你是我的好妹妹，行了吧？”

疯子却不领情地说：“差不多吧。”

这天晚上，两人都喝了不少，出饭馆后，兴致都很高。他们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走着，双久搂着疯子的肩膀，疯子搂着双久的腰，走得歪歪扭扭，嘴里还唱着：“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...”行人当他们是疯子，他们自己却乐不可支。

第二天，疯子陪双久到报社印刷厂去问了可不可以赊帐印刷，被毫无余地地拒绝了。双久和疯子从里面走出来，两人神情都很沮丧。疯子说：“...没想到他们还这么正规，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。”双久说：“现在也确实是越来越正规了，简直没有空子可钻。”

疯子问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双久想了想也无计可施，说：“算了，等中秋节过了再说吧。”

疯子看双久神色忧郁，说：“你先别急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”

双久想起来，问：“对了，你八月十五怎么过？”

疯子有点落寞，说：“不知道，以往就是一个人买块月饼自己过呗。”

双久说：“干脆你到我家去过算了，我们家人多，也热闹...”

疯子说：“那不好吧... 我毕竟是个外人...”

双久说：“你怎么是外人呢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就是我们家的人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要是白梦约你，就叫他一块来。”

疯子只要一听双久提白梦就不开心，说：“你别老把我和他拴在一块行不行？”

果然，白梦约疯子，要和她共渡中秋佳节。疯子正在编辑部里编稿，白梦打来电话：“爱妻，我是白梦啊...”疯子老大不高兴，说：“上班时间，你少胡说。”

白梦兴致很高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使尽浑身解数，终于搞到两个香港赏月团的名额。”

疯子淡档地说：“香港赏月团？难道香港的月亮比这儿还圆？”

白梦说：“那也说不定，你想想，咱们坐在太平山上，要多浪漫有多浪漫...”

疯子说：“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”

白梦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要玩清高... 三十个人的旅行团，只有两个赠送名额，这是商业秘密，要不是我在旅行社有哥们儿，谁能吃上免费午餐...”

疯子已经烦了，说：“你别说这么多了，反正我肯定不会去，有什么免费的东西你自己享用吧。”不等白梦说话，就把电话挂上了。

可是疯子刚放下电话，电话铃就一个劲地响。疯子不接，但电话响个不停。疯子看到大伙都狐疑地地看着她，实在抗不住，拿起话筒，放在桌面上，也不听。白梦正在叫喊着：“疯子，疯子，咱们俩还不是敌我矛盾吧？你再好好想想，多好的事啊... 喂，喂...”

一会儿，报社编辑部里开始发月饼了，大伙都很高兴。一个编辑说：“主任，再发点钱就好了。”主任说：“废话，财务上有规定，就是不能发钱，才发月饼呢。”另一个编辑走过来，小声地说：“主任，怎么少一盒啊？”主任也小声地说：“少什么少，流浪记者没有，把我那盒给疯子。”编辑点点头，不动声色地放了一盒月饼在疯子台面上。疯子正埋头工作，一看月饼，很意外：“我也有啊...”

编辑开玩笑说：“党给你的，你就好好吃，然后好好给党工作。”

主任说：“今天就上半天班，下午大家就不用来了...”

众人欢呼起来。主任对疯子说：“疯子啊，我看你今天就到我家去过算了...”疯子露出了少有的甜蜜一笑，说：“我今晚有地方去。”

主任逗道：“找到男朋友了，到男朋友家去吧？”

疯子说：“就算是吧...”

在张所长家的厨房里，张所长的老伴也在忙着烧菜，准备着中秋团圆饭。张所长提着公文包回来就问：“干嘛中午就叫我回来吃饭？”老伴说：“九妹晚上店里忙，只好中午吃团圆饭了，张驰呆会儿就回来。”

张所长放下公文包又回来，不满地说：“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忙啊，她呢？”老伴说：“让她歇着吧，她怕油烟...”张所长一脸不快，说：“这是什么毛病啊？她在饭馆工作一千十几个小时，还怕油烟啊，我去瞧瞧...”老伴赶紧拦住，喜滋滋地说：“你行了，别瞎吵吵，她上午刚从医院回来，说是有了...”

张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问：“有什么了？”

老伴乐得和不拢嘴，说：“你说有什么了？小张驰呗。”

张所长喜出望外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！”说着欢天喜地地卷袖子，说“我来帮你干活儿。”

老伴说：“行了，你先去歇着，有事再叫你。”

到中午的时候，客厅里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菜肴，张所长一家四口坐在餐桌前。张所长很高兴，举杯说：“今天是八月十五，是中秋节，也是我们家的大喜日子，我们全家五口团团圆圆的...”老伴笑道：“还没喝酒就先醉了，怎么是五口...”

张所长看看九妹说：“怎么不是五口...”九妹一听，脸红了。老伴也乐呵呵地说：“对抖抖... 不过九妹，你就以茶代酒吧...”九妹刚要说话，一阵恶心，赶紧起身离去。张所长看张驰坐在一边没动，说：“张驰，你是根木头？还不快过去...”张驰放才醒悟过来，急忙跟了过去。

老伴说：“看她这么大反应，可能是个孙子。”

张所长乐的合不上嘴，说：“孙子我喜欢，孙女我也喜欢。”

九妹在洗手池干呕，张驰抚摸着她的后背，说：“... 想不到怀孕这么辛苦...”九妹直起腰来，说：“辛苦我不害怕，只怕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有遗传病...”张驰不计较九妹这么说，只是说：“九妹，真是委屈你了。”九妹说：“等孩子生下来，我看你爸爸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张驰只能说：“九妹...”

九妹恨恨地说：“张驰，我告诉你，我恨你爸爸。”

张驰说：“九妹，我对你好还不行吗？”

九妹又气又难过：“你窝囊，就是因为你窝囊，我才跟着你一块受气！”

来崇德对这个中秋的合家团圆充满了信心，也向往不已。中秋那天，他就和范沪芳两人抬着一个小筐子到农贸市场去买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一个熟人见到他，说：“德叔，你们老两口也太夸张了吧，买这么多菜。”来崇德高兴地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啊。”熟人说：“对呀，又不是春节，要买七八天的菜，不就是一顿团圆饭嘛。”来崇德骄傲地说：“主要是孩子们都回来...”范沪芳也在旁边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拖家带口好多人呢！”

熟人羡慕地说：“那也是你们的福气。”

来崇德喜不自胜，说：“谁说不是呢...”

熟人走后，老两口又买猪肚，和卖主讨价还价。范沪芳见砍不下价，只好说：“太贵了，算了吧...”

来崇德说：“不行，二元爱吃猪肚，国强爱吃螃蟹，不管多贵都买...”

范沪芳看着那一筐的菜，说：“菜已经够多的了。”

来崇德说：“你叫我高高兴兴过个中秋节行不行？”

双扬知道今天晚上是一定要到她父亲家吃团圆饭的，老爷子紧张兮兮的，在前几天就一直打电话来千叮万嘱过了。但是双扬还是希望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和卓雄洲呆在一起。

卓雄洲的心思和双扬一样。他在办公室里正处理公务，打电话说：“... 凭什么过节我就要给你钱？验收不合格，我绝对不会付给你工程款... 万一是豆腐渣工程谁负责？不行腾腾腾腾，你不要再来电话了，我告诉你我是当兵的出身，还就是不怕磨...”说完放下电话。电话立刻响了。他拿起话筒，大声地说：“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告诉你... 哦，扬扬啊，对不起对不起...”

双扬笑道：“又跟谁耍威风呢？”

卓雄洲听到双扬的声音，很高兴，说：“你不知道... 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晚上... ”

双扬说：“晚上你跟战友的聚会，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，你们直接过来就行了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那我们什么时候见？”

双扬说：“不是说好我从我爸那出来直接上你家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们都早点结束，这样也可以早点见面。”

双扬笑：“我没问题，你少喝一点啊。”

卓雄洲也笑容满面：“遵命。”

双扬乐了：“讨厌。继续耍你的威风吧。”

卓雄洲逗双扬：“臣，不敢。”

打完电话，双扬睡了一觉，醒来后觉得心情特别好，于是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提着月饼、水果等大包小包的东西准备上来崇德家去。双扬走到疯子屋前，叫道：“疯子！疯子！你好了没有？”

疯子赶紧答应：“来了，来了...”

双扬说：“快点！”疯子跑出来，打扮得是焕然一新，还背着双久送给她的包。双扬上下打量疯子，说：“这么一收拾，还真俊呢。”

疯子茫然，问：“难道我以前很丑吗？”

双扬只得说：“是更漂亮了，行了吧？”说着听到院子外面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响声。双扬叫道：“来了，来了...”和疯子跑了出去。

双元正坐在车上，多尔坐在他旁边。双扬说：“天还早呢，催什么催？”

多尔伸出头来，调皮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化妆。”

疯子把他的头按回驾驶室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？”两人上了车，双元开着车绝尘而去。

他们到来崇德家的时候，老两口正在厨房忙着。范沪芳一开门，看见他们，笑道：“你们可来了，刚才老东西还到路口迎你们去呢！”来崇德闻声从厨房出来。多尔赶着叫：“爷爷，奶奶。”来崇德高兴地答应着。双扬把疯子介绍给老两口，说：“爸，范阿姨，这是我们老房子的住客，是个记者。”多尔插嘴：“她叫疯子！”

来崇德以为是小孩不懂事瞎说，呵斥道：“胡说！”范沪芳也说：“多尔，不能没礼貌。”

多尔不服，说：“她就是叫疯子！”

来崇德作势要打多尔。双扬赶紧说：“笔名叫疯子。”

疯子说：“我叫沈玄风，笔名东南西北风，也叫疯子。我们家不在这儿，所以扬扬姐叫我来凑个热闹。”

来崇德热情地说：“好汉汉，欢迎欢迎。”

双扬别有深意地说：“疯子，你可不是我的客人，你是双久的客人。”

疯子脸红了，说：“扬扬姐，你不要瞎说！”

范沪芳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说：“不管是谁的客人，我们都欢迎。”

来崇德看没有小金，问：“小金怎么没跟你们一块来？”双元看看双扬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双扬说：“爸，她说她好多年没跟她父母团圆过了，所以...”多尔又插嘴说：“不是，是我妈妈害我爸爸，还要跟我爸爸离婚...”双元拍多尔的后脑勺，说：“就你话多！怕把你当哑巴卖了？”

来崇德说：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吵几句算了，别把离婚挂在嘴上，伤感情。”

双元说：“知道了，爸...”正在这时候，门铃又响，国强一家三口涌了进来。

这时的小金正在一家快餐店一个人吃着快餐。她看上去气势汹汹的，像在跟人赌气。店里的客人很少。小金透过玻璃窗，看到街上匆忙回家赶着团圆的人们。她吃了几口，也没有什么胃口，落寞地用牙签剔牙，喊道：“结帐。”服务员过来算账，说：“五十八块五。”小金一听，叫起来：“什么什么？你搞错了吧，我经常在你们这儿吃的，每次都是A套餐，才二十几块钱...”服务员说：“没错，今天中秋节，餐费加倍。”

小金本来就心情不汉，这下可算找到撒气的地方了，说：“什么都没有增加，凭什么加倍收费？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！”

服务员说：“你去就是了，反正我们的收费是合理的，厨房的大师傅，我们服务员不回家团圆为你们服务，加班费从哪儿来？”

小金无奈，只得交钱，说：“算我倒霉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宁肯在家里面吃方便面。”

服务员问道：“八月十五吃方便面？难道你是孤老？”

小金火道：“你才是孤老呢！你们全家都是孤老！！”

小金回到家里，一个人冷轻轻地坐着，很不是个滋味。她想到了阿旺，不停地给他打传呼，但阿旺也没有回。家里显得分外冷清，小金只得又把电视音量加大。她抓了把瓜子磕，把瓜子皮吐得老远。

电话铃响了，小金以为是阿旺的电话，急忙去接，但故意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喂... ”

打电话的人不是阿旺，而是小金的母亲：“... 我是妈妈呀，你们全家又去扬扬那吃饭了？”

小金很失望，又支吾着说：“是啊... 你们吃了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吃了吃了，你弟弟你哥哥他们都回来了，女儿就是泼出的水，肯定是回不来的，嗨，你妹妹也没回来...”

小金一点也不关心她母亲的感受，说：“妈，真对不起，我是不能跟你聊天了，我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。”

母亲不满：“你看看你这个人，我们中秋节见不到你，打个电话你还催三催四的...”

小金急着要挂电话，生怕接不到阿旺的回电，说：“妈，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... ”

母亲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也不用打了，有空带多尔回来看看我们，你爸想多尔了。”

小金答应着：“知道了...”挂上电话，落寞地发呆。

又枯坐了一阵，电话铃还是没响。小金实在忍不住了，拿起电话给阿旺打了过去。听到阿旺的声音，小金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是小金，拷了你半天干嘛不复电话？”

阿旺吓了一跳：“你疯了！把电话打到家里来？我老婆上厕所去了，不然就是她接，你想干什么你？”

小金说：“我要见你。”

阿旺说：“你不要发神经啊...”

小金蛮不讲理地说：“我就是要见你，我在你家楼下等你，你不下来，我就上去！”挂了电话，气鼓鼓地走出门。

阿旺没有办法，只好想办法撒了个谎溜了出来。果然小金已经来到他的楼下。

两人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。小金说：“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是你挑唆我老公去跟人家撞车，现在他不理我了... 你隔三差五到我那去睡一觉，你还说你不是玩一夜情，可是过中秋节，你连个电话都不敢给我打... 我要求你什么了，你打个电话会死人吗？”

阿旺说：“就是因为过节，我才没有机会啊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？”

小金越想越气：“你体谅我了吗？过节就吃了一个快餐... 你既然一点不想付出，干嘛那时候要跟我睡觉？”

阿旺说：“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不好？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有老婆... 再说睡觉也是你情我愿，我也没有强奸你...”

小金鼻子都气歪了，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到楼上去，叫你老婆评评理！”说着就拉着阿旺要往他家走。

阿旺知道小金泼起来也够厉害，只好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怕你了... 你也别生气了，我明天一定到你那儿去...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嘛...”

小金这才顺了点气，说：“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阿旺说：“当然真的... 我得上去了，要不然我老婆怀疑我，倒垃圾怎么倒这么长时间...” 说完匆匆忙忙离去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小金不仅失望，而且也明白了阿旺是不会真心对待她的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四节 新人笑，旧人哭

来崇德家里很是热闹。饭菜已经备好，就等人来齐了吃团圆饭。来崇德等了等，说：“扬扬，双瑗和洪涛怎么还不来呀？”双扬遮掩说：“... 他们今天可能来不了了，她叫我跟你说明一声，就别等她了...” 来崇德不高兴，说：“又是忙，可是他们不过节，人家还要团圆呢！能到哪儿忙去？”双扬说：“爸，双瑗也开了个饭店，新饭店，你说忙不忙？”来崇德说：“算了算了，那双久呢？”

双扬说：“他肯定会来，他说...” 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双扬说：“你看，他来了吧。”说着跑去开门。刚一开门，双扬愣住了：双久和晓燕站在眼前，两人手拉手，而且十指相扣，十分亲密。疯子一看，顿时黯然神伤，但她尽量克制住自己，没有表现出来。双久走了进来，介绍说：“爸，这是我的女朋友雷晓燕。”晓燕很礼貌地说：“伯父，你好。”来崇德高兴地说：“来览览，都入座吧，都入座吧。”

当晓燕上洗手间去后，双扬对双久小声说：“你真是崩溃！怎么把她带来了？”双久心里很高兴，小声说：“她去我的书店找我... 我们抱头痛哭... 嗨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...” 双扬把声音压得更低，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，那你叫疯子来干嘛？看你们天仙配啊...” 双久不解，说：“这跟疯子有什么关系？疯子是我哥们儿...” 说着对疯子没心没肺地说：“疯子，别客气，就跟

在自己家一样！”

疯子勉强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双扬拧了双久一下，小声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？”双久叫起来：“哎哟！”

来崇德看两人在旁边说话，招呼道：“你们到底在那边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吧...”

等到大家都入座后，来崇德看着济济一堂的儿女，高兴地举起酒杯，眼眶湿润了。

双扬知道疯子心里不好受，一个劲儿给疯子挟菜，但是却疯子吃得很少。这时，晓燕举起酒杯，真诚地对疯子说：“疯子，双久把... 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了，我都感动得哭了... 你是我和双久最好妹妹的朋友，让我敬你一杯...”疯子拿起酒杯，这实在是一杯苦酒，但也只能一饮而尽。酒一下肚，两行热泪从她的眼里流了出来。双扬赶紧解围说：“疯子一定是想家了.....来览览，吃菜，吃菜.....”疯子的眼泪不听话地流出览，说：“谢谢你们.....我要回去了.....”

来崇德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你还什么都没吃呢。”范沪芳也说：“就是，还早呢，总得象征性地吃点月饼吧.....”

疯子努力让自己恢复常态，勉强地笑了笑，说：“真的，我已经吃得很饱了...”说着不由分说地起身告辞。双扬、双久把她送出门，怎么也留不住她。晓燕一看这情形，有点吓着了：“.....是我说错了什么吗？”来崇德赶紧说：“不是不是，没你的事.....”双扬瞪了双久一眼，双久莫名其妙，说：“我什么都没说啊.....”范沪芳感慨说：“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在外头，有多不容易.....”

门铃又响，多尔跑去开门，冲双扬叫道：“是偏脑壳。”双扬一听站了起览，把偏脑壳让进屋，问：“店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偏脑壳说：“我们店里没出什么事.....”

双扬奇怪：“那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偏脑壳说：“对面店里出事了.....”

双扬白了一眼他，说：“崩溃！那关我们什么事？管他爹死娘嫁人.....”

偏脑壳对双扬悄悄说了几句什么，双扬脸色大变。

原来，在傍晚的时候，吉庆街上就异常热闹，因为这里在举行一场喜宴。两辆披红挂绿的结婚彩车驶了进览，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观望，孩子们跟着车跑。彩车在新久久饭店门口停下，车门打开，新娘新郎走了出览。

新久久饭店里面，餐桌全部安排好了，冷菜也已上桌。音响里放着喜庆的音乐，正厅的墙壁上贴着双喜的大红字。双瑗正在和服务员一块整理餐巾，一名服务员跑过览，说：“经理，经理，客人来了.....”双瑗说：“我马上就览。”说着边到门口边整理头发。她一到门口却被眼前的景象愣住了：吕艳红提着婚纱走了过览，洪涛一身新郎官的打扮，跟在她的身后，伴娘伴郎等人跟了一大堆，跟迎出览的双瑗撞了个对脸。

双瑗顿时脸色刹白。

婚礼的排场相当大。酒席上亲戚、嘉宾吃得热火朝天，吕艳红和洪涛到各桌敬酒。看新郎新娘离得远，其中一桌酒席上的客人议论开览：“听说两个人都是二婚，还这么大办？”“人家有钱干嘛不大办？听说孩子都快满地跑了……”“这么邪乎？”“还有更邪乎的呢，这个饭店是新娘子送给新郎前妻的，说是补偿，刚才他前妻还迎出览了呢，我看比新娘子漂亮。”“现在的男人，没有一个靠得住的！”“哪个是新郎的前妻？我怎么没看着？……”“在厨房忙乎呢。”“她可真有气量，要是我，非……”

正议论着，吕艳红和洪涛拿着酒杯走过览，众人起身叫他们喝交杯酒，起并着哄。

这时的双瑗却在饭店厨房外一个僻静角落呆着。看着天上的明月，听着外面喧闹的声音。双瑗觉得分外凄清，一个人抹着眼泪。

老久久饭店的生意也很火爆，桌桌爆满。偏脑壳上完菜后，对拎着啤酒的猴哥说：“知道对面是谁结婚吗？”猴哥没在意，说：“反正不是你。”偏脑壳跟猴哥悄悄地说，猴哥吃惊地说：“真的？这也太欺侮人了！”偏脑壳说：“我也是刚听说的……他们都在说，新久久有好戏看了，我说什么戏，他们说新人笑，旧人哭呗……”

猴哥说：“要是扬扬老板知道了，准把她的酒席给砸了！”

偏脑壳问：“就是，你说要不要告诉扬扬去？”

猴哥说：“就怕她明天知道了，骂我们知情不报。”

于是偏脑壳就这么跑到了来崇德家。

双扬一听，那还了得，也顾不上吃团圆饭，对来崇德撒了个谎，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，冲进了新久久饭店。

这时婚宴还在闹着，正进入了高潮。吕艳红和洪涛正在一桌与人碰杯，叮叮当当的酒杯中突然出现了五粮液的整个瓶子。拿整瓶酒的正是双扬。双扬大叫着：“干！”然后自己吹喇叭连喝数口。洪涛定睛一看，傻了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吕艳红一看是双扬，厉声喝道：“来双扬！你想干什么？”双扬停下览，无不讽刺地说：“来恭贺你们的大喜日子啊！”

吕艳红冷冷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请你。”

双扬厉声地说：“我本来就不是来吃请的！”哗啦一下掀翻了面前的酒席。偏脑壳和猴哥也同时掀翻了两张桌子。众人一阵惊呼，随即全傻了。

吕艳红对自己公司那桌人说：“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报警？”那一桌的人一听，好几个人同时拿出手机拨110。

双扬才管不了那么多，说：“吕艳红，我怕你报警我就不览了！你以为我和我妹妹闹翻了，我就不帮她出头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再敢欺侮我

妹妹，我就买人卸你的胳膊卸你的腿儿，不信你就试试，我来双扬说到做到！！”

吕艳红说：“谁欺侮你妹妹了？”

双扬把什么都抖了出览：“你做的缺德事你自己知道，也该让大伙知道知道，你跟洪涛那个混账王八蛋搞大了肚子，来逼着我妹妹离婚！像你这种没人要的货色摆这么大的酒席，不就是花钱丢人现眼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！”

吕艳红恼羞成怒：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在这儿结婚，在这儿摆酒关你什么事？咱们两个人还不知道谁没人要呢！”

双扬手中的酒瓶扔了过去，骂道：“崩溃吧你！！”正砸中吕艳红的头。

正在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警察来了，把双扬带走，洪涛和其他人也扶着吕艳红上了医院。好不容易，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去了。新久久饭店里人去楼空，剩下的是杯碗狼籍，掀翻的桌子仍然倾斜着。

九妹和服务员默默地收拾着残局，双瑗走厅堂，没有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然后蹲下身子，捡起了一只破盘子。

洪涛把吕艳红扶回了家。吕艳红的头上缠着绷带，还有轻微渗血。洪涛扶着新娘子打扮的吕艳红下电梯。两人看上去都十分狼狈。洪涛把她扶出电梯，埋怨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何必非要在那儿结婚...”吕艳红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住嘴！”洪涛又说：“... 她算什么东西？泼妇一个！我是替你不值，缝了两针，还不知道会不会破相。”吕艳红说：“我都已经破相了... 当时你躲到哪儿去了...”

却说卓雄洲和战友聚餐之后，早早地回到了家。他一边听着邓丽君的歌声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...”一边洗着水果，并将水果放在通往阳台的桌子上。卓雄洲准备好吃的东西后就一直等着双扬，可是双扬还是没来，而且连电话也不来一个。卓雄洲不断地看挂钟。一阵喧闹声把他引向阳台，楼下有一家有人在放烟花，各色的焰火在天空中绽开，人们的欢呼此起彼伏。他回头一看，桌上的红烛已经燃尽。

这时候，电话铃终于响了，卓雄洲接起来：“喂... 什么？公安局？喂喂，她怎么会被带到公安局去呢... 好，好，我马上就来...”

卓雄洲匆匆赶到公安局，好说歹说把双扬给领了回来。

疯子回到家里，一个人呆在黑暗之中。她坐在床上，抱着双腿，把脸埋在水臂里，静静地呆着，一动不动。好久之后，疯子突然起身，打开灯，铺好纸笔，写了一封家信：

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。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你们...”写到这里，疯子写不下去，伏在桌上哭了。哭够之后，疯子又接着写：

“... 妈，我爱上的那个男孩子，他突然碰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，是我独自一人陪伴他度过了难关。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做是很高尚的... 可是当他重新回到他的女朋友身边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内心的委屈无以言表... 这使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我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什么高尚之举，而是因为我是那样地爱他...”

然而对于疯子的情感，双久却浑然不知。吃过团圆饭后，他和晓燕来到了江边。这里有许多情侣在漫步或赏月。

晓燕和双久并肩而行，比起以前中秋节的嬉戏，他们都成熟了很多。

晓燕突然说：“双久... 我怎么觉得疯子爱上你了...”

双久说：“瞎说，没有的事。”

晓燕说：“是她的眼睛告诉我的，谁的眼睛也骗不了人... 再说，她如果不爱你，干嘛对你这么好？”

双久说：“她本来就是一个好人，有正义感，富于同情心，而且写着一手好文章... 我还真想有她这么一个妹妹呢。”

晓燕突然站住了。

双久奇怪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晓燕说：“那我要是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就跟她好了？”

双久开玩笑说：“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...”

晓燕的小拳头在双久的背上擂着，双久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还吃人家疯子的醋... 我们这不是又在一起了吗？”

晓燕很动情：“那我们永远也不分开。”

双久点点头：“不分开。”晓燕幸福地闭上眼睛，等待双久亲她。双久亲了她一下，爱怜地说：“小傻瓜。”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五节 送别

疯子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，举起手来想敲双扬的房门，却犹豫了，想了想还是没敲，转身准备离去。正巧，双扬打开房门走了出来，一看疯子站在门前，问：“疯子，有事吗？”疯子见是双扬，说：“我还怕打扰你睡觉呢...”双扬说：“我今天要去做美容，这女人一过三十啊，脸上的肉就没有一块是站得住的... 你有什么事找我，来览览，到屋里来说...”说着把疯子让进屋来。

疯子刚一进屋就说：“扬扬姐，这是我欠你的房租。”说着递了一个信封到双扬跟前。双扬看也没看信封，说：“你又开始了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房子你随便住，什么房租不房租的... 我肯定不会要。”疯子说：“我要走了，还是把房租结清楚了好。”

双扬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走？你到哪儿去？”

疯子很坦然地说：“我回家乡去，可以在县里当民办教师。”

双扬一听，又看疯子认真的样子，知道她不是闹着玩，伤感地说：“你已经决定了么？”

疯子反而显得比较轻松，说：“决定了。”

双扬说：“疯子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走... 你...”

疯子没有否认，只是说：“知道了也别说出来... 扬扬姐，有许多事是不能勉强的...”

双扬叹了口气，小声地说：“扬扬姐，我走了...”说着把装钱的信封放在梳妆台上，转身离开。

双久知道了疯子要走，劝也无济于事，只好把晓燕白梦都叫上，一起为疯子饯行。几个人在酒吧里喝酒聊天。疯子却一反常态，显得格外高兴。双久一边喝酒一边问：“干嘛突然要走？我们真舍不得你...”疯子说：“我也舍不得你们，还有报社的同事，他们也说叫我随时回来。”

白梦很伤感，说：“我知道是我让你太失望了，我这个人浑浑噩噩，一身缺点，使你对整个城市都失去了信任。”

晓燕说：“白梦，你没那么重要吧？”

双久也说：“就是，你也太酸了...”

疯子却正色说：“跟你们都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有点累了，再说父母身边也没有人... 当个民办教师，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我喜欢过单纯的生活...”

白梦演戏一般夸张地痛苦，说：“疯子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把你看错了...”突然说不下去了。疯子见状，说：“别这样，白梦，你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...”

双久只好说：“来览览，干杯干杯...”

大家举杯共祝疯子一路平安，今后生活愉快。

疯子把行李全部收拾妥当，最后剩下一包诗人雨的信件和一些爱情信物。她想了想，找了个旧脸盆，把他们全部烧掉了。白梦敲门进来的时候，正看到脸盆里火光熊熊，很是奇怪，问：“你在干嘛呢？像个白区的地下工作者，烧党的文件啊？”

疯子掩饰说：“反正是把该烧的东西烧掉。”

白梦猜测道：“不是想我的时候写的诗文吧？”

疯子说：“讨厌，谁会想你！”

白梦很落寞和可怜地说：“说真的疯子，你有没有过那样的瞬间，突然就对我产生了那种情感，虽然后来又消失了，好像没发生过...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...”

疯子还真倒认真想了想，说：“真的没有...”

白梦突然急了，说：“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有呢？你难道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慰我一下吗？你承认了这一点难道会对你有什么损失吗？疯子，你没有爱过人，你不知道苦苦追寻的痛苦，你不觉得你对我太残忍了吗？”

疯子看白梦这样子也不好受，说：“对不起，白梦，我太忽略你的感受了，其实我知道爱的痛苦，爱的残忍，我完全知道... 对不起。”

白梦激动地说：“真的不能不走吗？”

疯子坚决地说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改变。”

白梦无可奈何，只得说：“什么时候？我去送你吧。”

疯子说：“何必呢，我不想惊动任何人。”

疯子一个人在火车站的站台，看着来览往来的旅客，她对这座城市突然之间有那么一点依恋，但是她的心情却是空前的轻松。看了看周围的人和物，她正准备上火车，却有人叫她的名字。疯子回过头，看到双久向她跑来。双久气喘吁吁地跑到疯子跟前，说：“差点赶不上...” 疯子意外地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谁告诉你我坐这班车？”

双久说：“我大姐告诉我的。”

疯子有些感动，说：“谢谢你来送我...”

双久说：“你放心，《上帝之手》我一定会想办法出出览，到时候给你寄去。”

疯子淡然说：“实在有困难就算了，这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。”

双久认真地说：“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我答应你要把你捧红。”

疯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愿意等到白发三千丈的时候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，但笑过之后，却谁也不再说话，莫名其妙地冷了场。这时，疯子听到了身后火车的汽笛声，看着双久，心里顿时有一中说不出的味道。突然，疯子说：“双久，我们拥抱一下好吗？”双久没说话，只是张开了双臂。疯子投入了双久的怀中，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彼此拍拍后背。疯子的眼泪流了出来，双久的眼睛也湿了。

然后，疯子微笑着上了车。列车徐徐开动。双久目送着疯子，一直望着列车开远。

疯子一走，白梦就痛苦不堪，把双久约出览喝酒，一喝就无法收拾，喝到两眼发直，舌头也有点硬了，说：“失恋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...”

双久也想起了疯子，说：“疯子这么一走，还真有点想她呢。”

白梦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，说：“我问她，我问她哪怕是有那么一瞬间，你突然对我产生了那种情感，就算后来又消失了，对我也是个安慰啊，可她说...”

双久问：“她说什么？”

白梦喝醉了还能不说真话，也实在是本事：“她说根本... 她说不止在一瞬间呢，她其实还是挺喜欢我的...”

双久不明白了：“那她干嘛还走？”

白梦说：“... 你恶心我啊双久... 我知道你在爱情方面尤其得顺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雷晓燕这种缺乏智慧的女人，也只有你会喜欢... 她跟丛柯同居，你理解同居的涵义吗？你对晓燕那么好，也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，结果，丛柯为了她往死里害你... 如果丛柯没有东窗事发，她会回到你身边吗？那她早就是从太太了... 你把她捡回览，还自鸣得意，要是我，我就做一匹好马，绝对不吃回头草...”这话触到双久的痛处，双久厉声喝道：“你给我住嘴！”白梦一看双久的脸色，赶紧说：“好汉汉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喝酒... 喝酒...”

双久突然间猛喝起来。

次日，双久和晓燕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。进场之前，两人在摊上买饮料，双久拿了一张大钞递过去，卖饮料的找不开。晓燕掏出钱包来给零钱，双久不小心看到钱包里有张照片，拿过她的钱包仔细一看，照片是晓燕和丛柯的合影。双久什么也没说，把钱包还给了晓燕。晓燕很是尴尬，忙抽出照片来当着双久的面撕了，说：“双久，对不起... 我完全忘记了...”

双久又是难过又是上火：“我看你根本就没忘记，问题是，你既然忘不了他，干嘛还来找我？”

晓燕解释说：“你未免也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，这张照片放在钱包里，我的确是忘记了，你刚才也看见我把它撕了.....我钱包里还有父母的照片，我可以给你看...”

双久看晓燕又要掏钱包，说：“你不用掏出来了，反正没有我的照片，因为我是一个吸毒的，自暴自弃的人。”

晓燕看着双久，很难过，说：“双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说好了，以前的事大家都不要再提了.....”

这时候，已经到了电影开场的时间了。电影院门前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。晓燕说：“双久，我们进去看电影吧.....”

双久硬邦邦地说：“我不想看了。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晓燕看着双久的背影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

第二天，双久正在他的书店里和人谈着生意。那个人拿着《上帝之手》的书稿，说：“稿子我看了，还行吧，但是我出印刷费的话，分成方面你能不能再让一让？”

双久心里高兴，却说：“我还怎么让？再让我就不挣钱了。”来说：“可是我的风险也很大，万一书出来没有销量.....”双久说：“可我也不能白送你一部稿子啊。”来人好言相商：“咱们这不是在商量吗？”正说着晓燕的母亲突然来到书店，一见双久就焦急地问：“双久，你看到晓燕没有？”

双久说：“没有哇。”

母亲说：“她昨天不是跟你去看电影了吗？但是走了以后就没回来，昨晚也没回来睡觉，电话都没一个.....”

双久颇感意外，说：“她一夜都没回家？”

母亲说：“是啊，所以我不放心，才跑过来找你，你们昨晚一直在一起吗？”

双久说：“.....后来我有点事，我们就没看电影.....也就是看电影前我们就分手了。”

母亲急了，说：“那她会到哪儿去呢？”

双久也着急了，赶紧说：“伯母，您先别急，我这就去找她.....”说完也顾不得谈生意，匆匆地去找晓燕。

双久到晓燕以往卖酒的星级酒店去问，没有人看到晓燕，来到他们经常去的酒吧找，也不见晓燕的人影，又到天堂鸟歌舞厅去问，还是没有晓燕的消息。

双久越来越着急和担心起来，都有点绝望的时候，他来到了江边，无助地在两人往常去的江堤处走着，却见到晓燕正一个人呆坐在江边。双久又惊又喜，大叫一声：“晓燕！”跑了过去。晓燕微微回头望了他一眼，但却没有理会他。双久说：“晓燕，我找了你一整天.....”但晓燕还是没有反应。

双久说：“走，跟我回家去。”拉起晓燕的手，吃了一惊：“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”连忙去摸晓燕的额头。晓燕挡开双久的手，说：“你不用管我。”双久又心疼又责备地说：“你怎么能在这儿坐一夜呢？你知道这样多危险吗？而且你的额头很烫.....走吧，你总不能一辈子坐在这儿。”说着又去拉晓燕。晓燕甩开双久的手，爆发地喊道：“我不用你管！”

双久也急了，喊了回去：“我不管你谁管你？如果我不在意你，我会找你整整一天吗？晓燕，你对我也要公平一点.....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会有情绪，我也会有烦恼，你不能要求我对过去发生的事像没发生过一样.....我发了一次脾气，你就这么大反应，那以前发生了那么大一件事，我应该怎么样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晓燕好像什么都想清楚了，说：“双久，我绝对不会拖累你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双久一听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哽咽着说：“分手，你说得那么轻巧，能分手我早就跟你分了，根本不会等到现在！我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.....跟你分手.....”说着转身走了，背着晓燕，匆匆抹了一把眼泪。

晓燕突然叫道：“双久！”双久站住了，但却没有回头。晓燕顾不得什么了，跑过去，抱住了双久，哭道：“双久，别离开我.....”双久还在赌气：“你不是叫我不要管你吗？”晓燕说得又真诚又可怜：“你不管我谁还会管我.....”

双久紧紧抱住了晓燕，流下泪来。

中秋发生的事情和那种凄凉的感觉让小金猛然意识到了很多东西，她开始逐渐变了。

小金来到工人文化宫的门口，看着出出进进的人流，电影海报很是显眼，跳健美操的青年男女结伴而行，退休老工人在树下打牌、下棋，还有很多人围着观战。她走到门口，来到门卫的身边，问：“老师傅，听说这里有一个帮助下岗职工找事做的组织？”门卫正在分报，说道：“对，叫‘兄弟姐妹站起来协会’，在对面楼的三楼。”

小金谢过门卫之后，往里走去，看见了“兄弟姐妹站起来”的指示牌，走了进去。协会里有许多下岗职工在咨询，了解情况，有的在和岗位空缺单位的人沟通着。小金东看西看，有点摸不着门儿。一个工作人员看见了她，问：“请问是再就业吗？”小金赶紧说：“对。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请先到这边填表，尤其是你的学历、资历、还有要求要填写清楚。”小金应声过去，领表了正在填时，看到在许多家在协会来招工的公司招牌中，有一家叫巾帼家政服务公司。有个下岗女工上去问道：“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？”公司人员回答说：“介绍家庭服务员。”围上来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：“就是当保姆嘛，那我还用你介绍？到保姆市场站着，别人就把我领走了。”“什么？还要参加培训？我什么不会干？”公司人员说：“外企的人要求做西餐，你会吗？教小孩唱英文歌，你会吗？”“培训要交钱吗？”公司人员说：“免费培训。”

小金一边排队一边听着人们议论。当她排到咨询部前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看着她填的表格，问：“你当过会计？”小金说：“对。”工作人员问：“有上岗资格证吗？”小金摇头：“没有。”工作人员又问：“懂英语或者电脑吗？”小金还是摇头：“我懂那么多，还上你这儿来干嘛？”工作人员说：“我并不是想嘲笑你没有专长，可是你的要求是找一份体面、活儿轻、钱多的事，这种事我还想找呢，你那儿有吗？”

小金没话可说。工作人员看着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同志，再就业首先要过思想这一关。”说着还指指自己的脑袋。

小金明白了自己的条件不可能找到一份很“体面”的工作，但在思想上要全转变过来还是很难。虽然她最后只好加入了商业街卖馒头的行列，但是她还是放不下这个面子，戴着白帽子，大口罩，把自己严严实实裹起来，怕别人认出她来。她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着，车后座捆着一个长圆形的簸箕，里面放着发面大馒头，并用白饭单盖住。别的人都在叫卖，卖出不少的馒头。可小金不好意思吆喝。也就没有什么生意。其他的人在笑话着她：“人家这才是闷声发大财呢。”“你看她那个样儿，再穿上一件白大褂，就成蒙古大夫了...”“什么叫蒙古大夫？”“治马的呗。”几个卖馒头的人笑起来。

小金也不理会，还是闷声不响地走来走去。这时，有人走过来看小金的馒头，问：“这馒头卖吗？”小金说：“卖。”来人觉得奇怪，说：“那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？给来二十个。”

小金也没说话，只是两手麻利地装着馒头。

就这样，小金每天在这里卖起了馒头。但是小金却不是个没本事的人，只要她愿意，也是能把事情做好的，毕竟她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。

这天，在商业街卖馒头的地方，“馒头办”的人一边收管着理费，一边开收据。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：“怎么管理费又涨了？”“本来就是蝇头小利，再这么交钱，我们就是替馒头办义务劳动了...”

馒头办的人一抬头，说：“你们有意见是不是？”

大家赶紧说：“没意见，没意见...”

馒头办的人说：“你们要是有意愿就太不应该了，不是我们馒头办顶着，你们早就被取缔了。”

小金心里实在不服，憋不住说：“我有意见！”

馒头办的人斜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？你还没交管理费吧。”

小金说：“管理费我可以交，可是我也要问问你，你们馒头办都管理什么了？请你们帮我们修个雨蓬，你们七拖八拖，到现在连点音信都没有，刮风下雨我们都不知道往哪儿站，收管理费你们倒挺及时的，花这样的钱你们亏心不亏心？”

大家看有人出头，于是也跟着附和：“就是，我们够不容易的了，可谁都不是真心帮我们。”“老让我们为国家分担困难，谁为我们着想了？”

馒头办的人一看势头不妙，换了种语气说：“有意见可以提，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啊...”

小金不依不饶，说：“你刚才还说取缔我们，如果没有我们，还要你们馒头办干什么？你们还不是也得下岗？所以我们根本不怕取缔，如果你们不为我们办事，我们就不交管理费！”

众人又附和说：“对，说得太对了！”“我们就是不交管理费！”

馒头办赶紧说：“不就是一个雨蓬吗？咱们也不至于成了对立面了吧？我回去就给你们催办还不行吗？”说完就要走。小金叫道：“哎，我还没交管理费呢！”馒头办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下次一块收吧。”

众人哄笑起来。一个卖馒头的对小金说：“你还真行，我还以为你胆儿特小呢！”

小金说：“我胆儿才不小呢，就是丢不起这人。”

大家又说开了：“这有什么丢人的？卖馒头是自食其力，又不是当三陪。”“那你就知道了，现在卖馒头比当三陪丢人！”“就是，我要是年轻个十岁八岁的，我也去当三陪。”

大家笑开了。

很快，绿色的新雨蓬就建好了，卖馒头的人至少是不被风吹日晒了。小金和同伴的关系也融洽了不少。同伴们在一起打趣：“小金，还是你行！这回我们可不用

日晒雨淋了。”“听说你还特别会跳舞，什么时候你也带我们去跳广场舞吧。”
“还跳六呢，你看你的胳膊腿硬的！我们还是跟着小金去炒股吧！”

小金说：“没问题，不管是跳舞还是炒股，保准把你们都教会。”

一个人说：“干脆我们成立一个协会，你来负责不是挺好...”

小金笑：“算了吧，什么协会？馒头协会？那馒头办的人就该不高兴了... 我看我们只要不被欺侮就行了。”

大家佩服小金的胆识，都说：“对，我们都听你的。”

双元和多尔依然住在双扬的家中，但是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双元心里不安起来。

双元、双扬、多尔围着餐桌吃饭。双扬说：“多尔，我看你老半天了，这么长时间你没吃一口青菜。”多尔顶嘴说：“我吃了...”双扬凶了一声：“你吃了个屁！”说着挟了青菜给多尔扔在碗里，说：“这里面有维生素！”

双元叹了口气。双扬看双元面色不好，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双元说：“我们老住在你这儿，也不是个事。”双扬说：“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崩溃，以前不让你住这儿你非要住，现在又没赶你，你倒想走，你想小金了是不是？”

双元不愿承认，说：“谁想她了... 可我也不能永远不回家啊...”

双扬说：“如果小金来深刻检讨，你们就回去。可她根本就没认错！”

双元心里的确还是牵挂着小金，说：“她也说过软话...”

双扬说：“说软话又不是认错。”

双元说：“可她这个人，从来都不认错的...”

双扬老大不高兴，说：“那你回去吧回去吧，就你这么窝囊，我都多余管你们的事！”

多尔一听，讨好地说：“大姑，我不回去。”

双扬温和地看着多尔，说：“嗯，还是我们多尔有志气。”

多尔就是喜欢大姑不喜欢他妈。孩子都是这样，谁疼他就跟谁亲。多尔在双扬这里住着，有双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，从来就不会想他妈，比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愉快了不少。

多尔的学校开运动会，中午的时候，他和一群孩子来到商业街的路口。他们没有背书包，都穿着运动服，还有人抱着篮球，都很轻松和高兴。一个孩子说：“每天都开运动会就好了，可以天天玩。”多尔很沉着：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一个孩子对多尔说：“还说呢，多尔，今天你的田径成绩再创新低，我看熊老师的脸都绿了...”另一个孩子也说：“就是，明天他肯定骂你。”多尔说：“他

刚才就骂我了...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特别饿。”先前说话的孩子马上附和，于是多尔说：“走吧，咱们买吃的去吧！”一个孩子说：“对，哪儿人多往哪儿钻！”多尔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那孩子说：“这都不懂？肯定是哪儿人多哪儿好吃啊！”

多尔来到卖馒头的地方，看了看，见到一堆人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钻了进去，见到满簸箕的馒头包子，伸出小脏手举着钱，说：“买两个包子。”小金正麻利地收钱装包子，一下子看到多尔，失声叫道：“多尔？”多尔一看妈妈在卖馒头，也愣住了。小金忙不过来，于是说：“还不赶紧帮着妈收钱！”多尔答应着挤到小金身边，帮忙收钱。

等到卖完包子馒头，小金带着多尔来到麦当劳，让多尔美美地吃了一顿。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地吃着巨无霸，小金什么也没吃，只是说：“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...”多尔边吃边问：“妈，你的馒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？”小金说：“掺了红薯粉呗，现在不是提倡健康食品吗？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双色美人... 男人一听到美人两个字总要回头的...”

多尔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说：“那我每天放学以后都来帮你卖馒头吧。”

小金说：“胡说，你还是好好学习吧，将来出人头地，不用下岗，也不用卖馒头。”

多尔回去告诉了双元小金在卖馒头，双元下了班连忙来到商业街上，看到小金正在卖馒头的地方忙乎着，还一边吆喝：“新出笼的大馒头，双色美人！健康食品！保准你吃完还想吃啊！”双元站着没有动，小金一扭头，无意之中看到了双元，吆喝不出来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好久没有见面，两人此刻的心情都很复杂。

双元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帮着小金把馒头卖完后，推着后面捆着簸箕的载重自行车，和小金一块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双元说：“当初我要把你调到馒头办你还不干，现在卖馒头都乐意了，真搞不懂你们女人是怎么想事的。”

小金说：“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”

双元说：“多尔说见到你了，我还不相信呢...”

小金心里对双元还是很歉疚，说：“你能来找我，我也没想到。”

双元说：“有什么没想到的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床头吵嘴床尾和... 只要你给我搭个台阶，我干嘛不来找你？”

小金感动地说：“双元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吧，一个人进进出出，家不像家的，我真是尝够滋味了。”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六节 生日礼物

洪涛在松川水电装修公司上班，正在用电话跟客户谈生意。女会计捧着一束鲜

花走了进来，说：“洪经理，你真让我们开眼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居然收到这么漂亮的鲜花。”洪涛接过鲜花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愣在那里。女会计指指附在鲜花上的贺卡，说：“快看看是谁送的吧...”洪涛准备打开贺卡，发现女会计也好奇地盯着贺卡，便看了她一眼。女会计知趣地走。洪涛正要打开贺卡，电话铃响了，他拿起电话，说：“你好，松川水电...”说了一半停住了，只听到吕艳红的声音：“收到花了吗？”

洪涛说：“是你送的啊... 真想不到...”

吕艳红笑：“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结婚前浪漫，结婚以后别提多实际了... 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女人是结了婚以后才开始浪漫的。”

洪涛说：“浪漫也得有个理由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吕艳红说：“你说是什么日子？你的生日啊... 难道你没打开贺卡吗？”

洪涛这才想起来，说：“这几天加班，连我自己都忘了...”说着打开贺卡，看到里面除了生日快乐的字样之外，还用透明胶粘了一把车钥匙。

吕艳红问：“打开贺卡了吧？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洪涛疑惑地说：“好像是一把车钥匙...”

吕艳红说：“不是好像，就是一把车钥匙，到公司门口去看看吧。”

洪涛放下电话，跑到公司外面一看，竟然有一辆全新的凌志轿车在那里停着。洪涛惊呆了。公司的人也都跑出来看热闹，全围了上去，东摸西看。女会计说：“洪经理，你真太幸福了...”一个男员工羡慕得无以复加，说：“这样的生日礼物，我还第一次亲眼所见！洪经理，你也给我找一个富婆吧，我对林黛玉，祝英台什么的没兴趣。”还有人抢过钥匙，打开车门，坐在里面过干瘾。洪涛激动不已。

回到家里，吕艳红已经为洪涛准备好生日晚餐了。她穿着性感吊带裙，带着笑容，举杯庆贺着洪涛的生日。

整个一天的事情让洪涛有点受宠若惊了，说：“艳红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... 你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...”吕艳红说：“咱们结婚那天被来双扬给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所以借这个机会弥补一下。”

洪涛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车？”

吕艳红说：“这还用知道吗？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两样东西。香车、美人。”

洪涛幸福不已：“我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幸福了。”

吕艳红也很得意，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你选择了我，就选择了幸福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吃着丰盛的晚餐，喝着名贵的美酒。这时又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洪涛说：“小家伙醒了...”于是两口子起身到婴儿床处抱起了孩子。吕艳红看着怀里的孩子，说：“你看他又笑了... 人家都说他长得像你...”

洪涛实在是觉得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，说：“说实在的艳红，这孩子才是你送给我人生的最好的礼物... 我永远都会感激你，爱你...”说着动情地搂住吕艳红。

141

傍晚的时候，双扬正在屋里的梳妆镜前涂口红，还用手指拢了拢头发。整好妆容之后，就走出去买鸭脖子。刚走出门，双扬就听到双久的屋里有动静，于是敲门，叫道：“双久！双久！”只听到双久答应着：“来了...”却等了好半天才来开门。双扬往屋里看了看，看见双久和晓燕都有些尴尬的样子，明白他们刚才在干什么。晓燕叫了声：“大姐...”双扬冷淡地说：“来了？”晓燕更尴尬了，说：“我来看看双久...”

双久说：“姐，有事吗？”

双扬说：“... 哦，双元打电话来说，他有个包落在门后了，叫你抽空给他送去...”

双久看门后，果然有个包，说：“行。”看双扬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只得没话找话说：“他跟小金又合好了？”

双扬不阴不阳地说：“那有什么出奇的，你们不是也合好了吗？”说得双久和晓燕脸上都下不来台。双扬走了两步又回来，说：“双久，最近店里人手紧，记得呆会儿来帮忙...”

双久不情愿地说：“我们呆会儿还要去...”晓燕忙解围说：“我呆会儿也要去上班，双久他一定会去店里帮忙的...”双扬也不搭理晓燕，径直走了。

双久说：“咱们说好去看美国大片，叫你这么一说，又看不成了。”晓燕心里不好受，说：“你姐现在对我的态度已经是180度的大转弯，将来我们还要一块生活，我真不敢得罪她。”

双久说：“她是刀子嘴，豆腐心，也就这么一阵，等我们结了婚，她一样会对你好的。”

晓燕只得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上班去了。”

双久抱住晓燕，说：“真不想让你走...”

晓燕不好意思：“... 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你也该去饭店帮忙了。”

双久说：“那晚上我去接你，送你回家。”

晓燕点头。两人难舍难分，但还是出了房门。

晚上双久给双扬帮忙，趁着顾客少的时候，双久说：“姐，你对晓燕的态度也太过分了吧？”

双扬直言不讳：“我心里就是不平... 你进了戒毒所，她跑得影儿都没了，那时我也没多想，心里还是怨你不争气... 结果怎么样？竟然是丛柯为了她来害你！她还真就跟那个人订了婚... 我现在都不敢想，如果没有疯子，我恐怕还在往戒毒

所送香蕉呢！她呢？也早就跟别人结婚了...”

双久不耐烦：“这些话你都说了好多遍了...”

双扬生气，说：“你这就嫌我叨叨了？... 我也是替疯子不值，她拼死把你从生死线上拉回来，凭什么落得这个下场？她如果不是因为爱你，怎么会好好的记者不当，要跑回乡下去教书？你真把她给害死了！！”

双久说：“你老说疯子对我有意思，我怎么就没感觉到呢？”

双扬想着疯子就为她鸣不平，说：“这才说明她高风亮节啊，对你的爱是不图回报的，她在等着你明白，谁想到你就跟木头一样不明白呢？”

双久无奈，说：“姐，晓燕和从柯好了一场，我心里也不痛快，可是我真的是很喜欢晓燕，我当然不能对不起疯子，可我也不能对不起自己啊...”

双扬也只有无奈地叹息。

晓燕到了天堂鸟歌舞厅上班。和她一块工作的一个女孩看见她，问：“你不是说今天补休吗？怎么又来了？”晓燕支吾着说：“... 他临时有点事，我们就不去看电影了。”女孩有点为晓燕不平了，说：“他怎么老是有事，你也一点不生气。”

晓燕淡档地说：“有什么好生气的，今天看不了明天看嘛。”

女孩说：“你少提明天，明天是我补休，一天的节目都安排好了！”

晓燕说：“好吧她吧，我不跟你争...”

晓燕有些力不从心地在歌舞厅里推销着红酒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她就站在五彩斑斓的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里。看着歌舞厅里的男男女女，听着嘈杂的欢声笑语，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觉得这一切离自己是如此的遥远，好像在彼此不可触及的两个世界里，她自己轻飘飘的，越飘越远。这样，她好像自己能够看到自己，从前的，现在的，和将来的自己。她从来都是一个不好强不争胜也不喜欢出风头的女孩子，尽管她拥有令别的女孩嫉妒的容貌，但她的要求从来简单，她只要安宁平静之中的快乐和幸福，从没有想过要过精彩而复杂的生活。她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复杂是无法避免的，一旦找上门来，你就无处藏身。她的生活从来简单，她也习惯于这种简单，没有任何能力去应对除了简单以外的一切。她的简单曾经是她最可爱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可同样也是这样的清浅如水让她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，犯下了不改犯的错，把自己带上了她从来也没有预见的道路，一条让她胆寒的道路，而她现在只能走下去。前面是什么她不知道，她唯一清楚的就是，那里不再有真正的幸福和宁静，而她却永远也不可能再做回曾经的自己。她该怎么办？她能在这样的记忆中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吗？或者，她该用和能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自己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？

深夜。双久走在去接晓燕的路上，双手插兜，哼着流行歌曲，悠然自得心情舒畅。突然，他听到刺耳的警笛声，看到两辆红色的救火车呼啸而过，但却也没当回事。走着走着，眼前出现了冲天的火光。他发现那正是天堂鸟歌舞厅的方向，感到了不妙，一路飞奔到歌舞厅的门前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他突然大叫一声：“晓燕——”抽身向火海奔去，被消防队员一把拦腰抱住。歌舞厅在挣扎中的双久眼前轰然倒塌，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晓燕——”

着火的事情好像是与洪涛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着火的第二天松川水电装修公司就来了两个陌生人要找洪涛。当女会计告诉他们洪涛不知道在哪个工地上的时候，两人说改天再来后告辞了。

晚上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吕艳红的家里。吕艳红和钟点工刚给孩子洗完澡，听见门铃响，开门后却看到了门口站着的好几个陌生人。她感到十分意外，但他们亮出了警察的证件。吕艳红大惊失色，警察走进屋里等着洪涛下班回家。

洪涛刚一进门，说了声“我回来了”，就发现坐在沙发上的几个他陌生人和吕艳红全部都看着他。警察们站了起来，问：“你是洪涛吧？”洪涛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说：“对。”

一个警察亮出逮捕证，说：“你涉嫌在装修天堂鸟歌舞厅时用了大量不可重复使用的旧电线，成为这次特大火灾的起因之一……你被捕了。”另一个警察把锃亮的手铐卡在了洪涛手上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